

王炳根 著

少女万岁



诗人
蔡其矫

海峡文艺出版社



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王炳根著.-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80640-943-2

I. 少... II. 王... III. 蔡其矫——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8014号

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

作者：王炳根

责任编辑：陈锦山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福州屏山印刷厂 邮编：350003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270千字

印张：12

版次：2004年3月第1版

印次：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40-943-2/I·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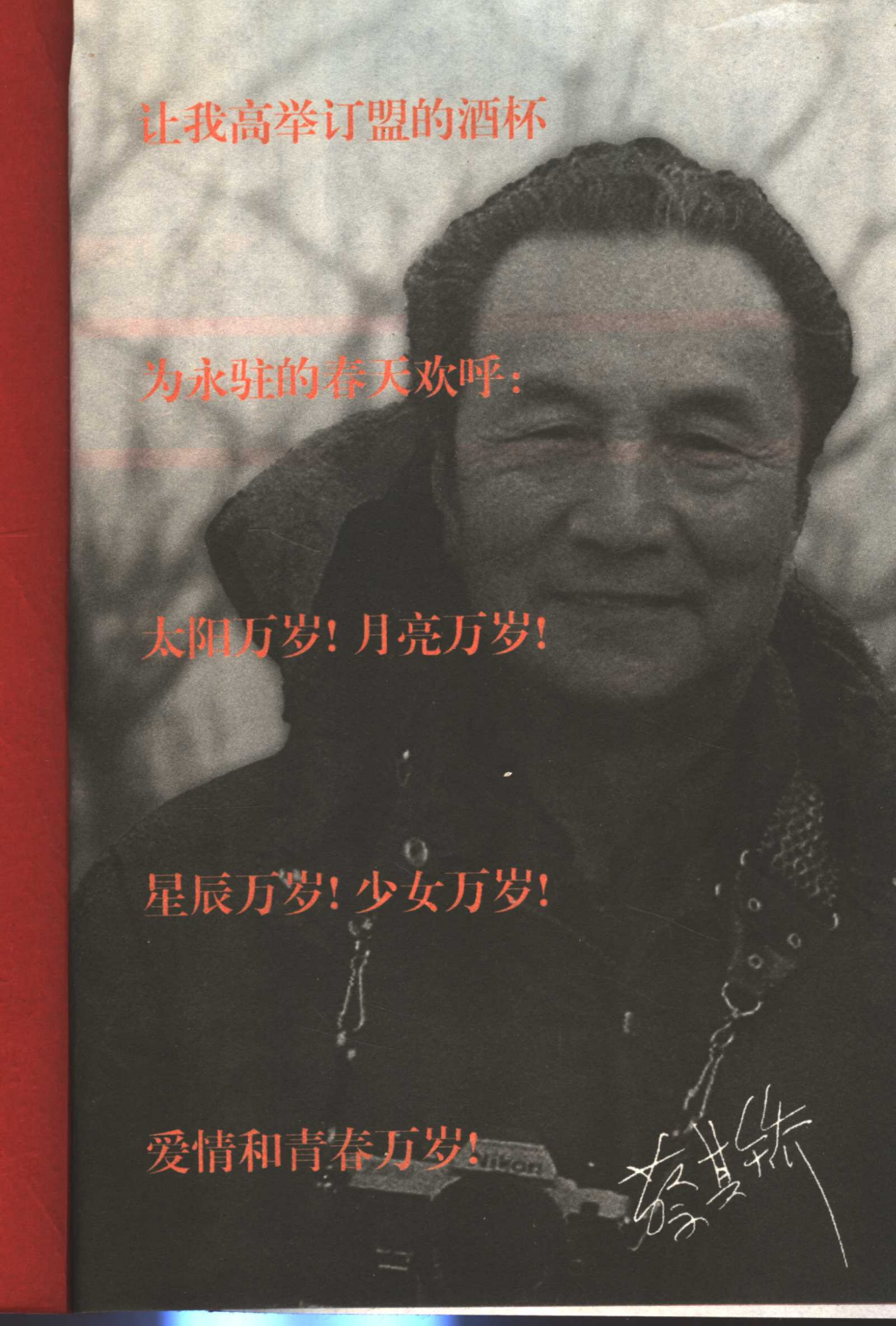
定价：1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王炳根，生于江西，居于福建，先从军后从文。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于现当代作家与作品研究，爱好和兴趣却广泛，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影视文学都有尝试，尤爱摄影。著有《特性与魅力》（评论集）、《永远的爱心·冰心》（长篇传记）、《林语堂：山地的孩子》（图文画传）、《慰冰湖情思》（随笔与摄影集）、《郭风评传》（专著）等15种，曾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解放军文艺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为国家一级作家，现供职于福建省文联。





让我高举订盟的酒杯

为永驻的春天欢呼：

太阳万岁！月亮万岁！

星辰万岁！少女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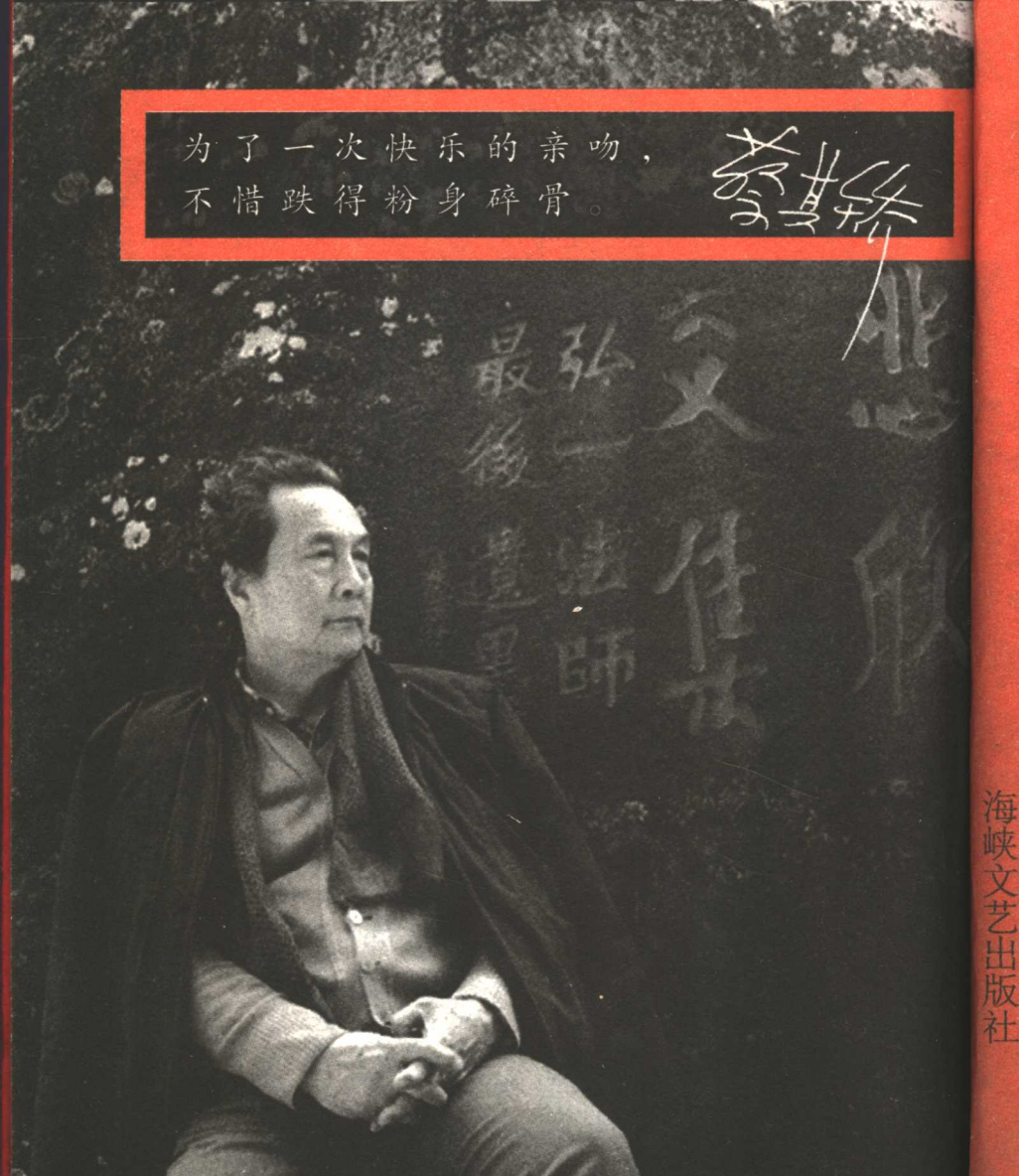
爱情和青春万岁！

蔡其斌



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
不惜跌得粉身碎骨。

蔡其松



海峡文艺出版社

蔡其矫，男，1918年12月生于福建；8岁全家迁居印尼；1938年回国赴延安投身革命。

蔡其矫是对中国新诗艺术建设贡献最大、已被我国诗歌界充分认同的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诗人对理想、自由、爱情和生命的追求，在心灵与时代的相撞击中，激溅出诗的火花，将成为20世纪的一份见证。

这部由蔡其矫亲自选定的《诗歌回廊》，并不是他的诗歌全集，而是诗人各时期最重要的诗作。八集“回廊”犹如一扇扇窗口，探视诗人的心灵，也窥见人生的风景。

“我不知创作从哪里开始……也不知创作的结束在何时何分何秒。”86岁高龄的蔡其矫，依然激情如青春焕发，他的诗歌生命，还在继续。如果说20世纪的历史已记住了他，那么对他诗歌价值认识的历史，21世纪才刚刚开始。



蔡其矫诗歌回廊

大地系列·伊水的美神

海洋系列·醉海

生态系列·翠鸟

乡土系列·南曲

情诗系列·风中玫瑰

人生系列·雾中汉水

译诗系列·太阳石

论诗系列·诗的双轨

全八册定价:112.00元

每册定价:14.00元

邮购地址:福州市东水路76号海峡文艺出版社经营部

电话:0591-7536724

责任编辑:何强 陈锦山

美术编辑:刘小岳

插图:刘秉贤



目录

诗坛独行侠及其人生代价

——序《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孙绍振 (1)

引子 (1)

第一章 硝烟

一个印尼华侨巨商的浪荡公子，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放弃了海外舒适的生活，邀集了一帮热血青年，一路含辛茹苦，投奔延安，走进硝烟，寻找自由，同时也开始了他的诗行。

奔赴延安 (4) / 三千里行军 (13) / 《草叶集》与最初的诗 (16) / 遥远的初恋 (25) / 战地之花 (33)

第二章 大海

辽阔也险恶的大海，温柔也汹涌的大海，当诗人如长江般地将自己汇入大海，他收获了诗的珍珠，却也备尝了汹涌，遭受着险恶。

情报官回到诗行 (45) / 水兵的飘带 (55) / 南国红豆 (62) / 反右浪潮 (74) / 《雾中汉水》与《川江号子》 (79) / 一连三部诗集的出版 (87) / 接受批判 (94)

第三章 情怨

故乡的女性以柔美的身姿，迎接远游归来的诗人，诗人为她们献上了诗献出了爱，然而，故乡并非是柳永的温柔之乡，特殊年代诗人所付出的代价沉重而辛酸。

回到故乡 (99) / 流动的风景 (106) / 女人港湾的水仙花 (114) / 女人港湾的玉兰树 (121) / 关于女人的观念 (131) / 女人港湾的夜来香 (134) / 在狱中 (141) / “文革”劫难 (149)

第四章 流 放

流放对于诗人并非全是苦难，对于诗人蔡其矫而言，流放之地也有山水之美，女性之爱，思想之自由，那儿似乎是他的精神天堂。林中冬夜（160）/红色脚踏车（167）/山水之间（175）/《也许》与《思念》（183）/同情的泪（191）

第五章 再 生

有了生才有再生，园坂是诗人的出生地，也是诗人的再生之地。南国绿树丛中那座红色的别墅，珍藏着诗人无数的秘密，久远地散发出诗与爱的气息。

童年的园坂（201）/欢乐的园坂（206）/诗意的园坂（218）

第六章 滕 胧

朦胧是一种观念，朦胧是一种美，朦胧也是一种立场与追求。从延安走出的诗人，当他将自己溶入在朦胧诗中，自己也就变得朦胧起来，而周围新的生命的呼唤，却让他的诗与人生，跃上了一片新的高地。

关于朦胧诗（227）/艾青重逢（232）/与舒婷（239）/与北岛们（252）/《今天》渐远（259）/最后的态度与立场（268）

第七章 大 地

大地的行吟是诗人生活方式。老诗人自80年代始，13次在祖国大地上壮游，在丛林在沙漠，在水边在山地，寻找女性寻找诗，寻访远逝的岁月。在年近80岁的时候，诗人站在珠穆朗玛前，再一次情深：少女万岁！

丰收与远行（281）/自龙门而敦煌（285）/从昭君故里到昭君墓（298）/寻找远去的岁月（306）/1984-1985（313）/最后的检讨（326）/走近珠穆朗玛（331）/纵横五万里（352）/重返海洋（362）

后 记（369）



今夜，他们是他们狂热的对象。

此刻，他就坐在他们的面前，坐在名典咖啡厅巨大圆形的玻璃舞台上，这里原本是钢琴与钢琴小姐的位置，现在让给了他——84岁的老诗人——蔡其矫。

灯光不是很亮，透明而柔和，映着诗人花白卷曲的头发，古铜色的脸，热带风情的花衬衫，诗人提请来宾注意他的裤子：白色帆布的长裤，是他64年前从印尼到延安穿着的裤子，是他人生盛典的礼服，是他半个多世纪诗歌写作的伴侣。

现场顿时热烈。人很多。主持人的访问，现场直播。少女的鲜花之后，悠扬的钢琴声从远处传来，《蔡其矫诗歌回廊》音乐朗诵晚会渐次展开：

亚热带的光泽，
南国的颜色，
灿烂妩媚如同春天的花蕾。
太阳整天在它的额上照耀，
阳光造就它智慧的眸子，
它的眸子有清晨纯洁的露水。



月亮在椰树的背后伫立，
用含情半闭的眼睛窥视，
因为爱和嫉妒而脸色苍白。
星星在远海的上空徘徊，
用只有青草能听见的低语，
整夜都在谈论它的美丽。
让我把这红色颗粒
在不朽的心灵贮藏，
让我高举订盟的酒杯
为永驻的春天欢呼：
太阳万岁！月亮万岁！
星辰万岁！少女万岁！
爱情和青春万岁！



当这一连五个万岁随着咖啡的香味，飘荡在名典大厅时，每一个人的脸上，无论是少女是少妇还是老夫人，是朋友是领导还是陌生人，脸上恍若镀上一层红光，随之便是长久不息的掌声……

诗人起立致谢。

这是公元2002年10月18日的夜晚。第13届全国书市上的一个夜晚。在南国的城市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一次性地推出老诗人8卷本的《诗歌回廊》。

都说，这是网络的时代，音像的时代，读图的时代，歌星影星的时代，文化快餐的时代……又都说，这不是诗歌的时代，不是诗人的时代，甚至不是谈情说爱的时代……

可今夜，是一个诗歌的夜晚，一个诗人的夜晚，一个繁星



满天的夜晚，一个细细品味人生与爱情的夜晚。

《肉搏》《冬末》《鼓浪屿》《南曲》《莺歌海月夜》《相思树梦见石榴花》《红豆》《雾中汉水》《川江号子》《双虹》《流浪》《冬夜》《屠夫》《思念》《也许》《祈求》《木棉》《等待》等等几十首诗，选自诗人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与创作的回廊之中。

它们从上千首的诗中选出。

挑选者为刘登翰先生。他不仅是蔡其矫的老朋友，更是著名的学者、新诗的鉴赏家，同时也是诗人。

每一首诗的朗诵，都在拨动人们的心弦。

权威评论说，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在每一个年代（从50年代到“文革”中的70年代直至21世纪的初年），都有留下传世之作的诗人，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能与蔡其矫匹比！

纵是艾青。

这一切，深藏了多少诗人的秘密？



硝 烟

1 奔赴延安

公元1938年的早春2月，诗人蔡其矫上路了。

在一场热带阵雨过后，蔡其矫从庭院的棕榈树下走过，出了家门，穿过爪哇湿地的热带树林与街道，独自一个来到码头，登船上路了。

那时，他还不是诗人，他只是一个印度尼西亚华侨巨商蔡钟泗的公子，一个独自上路的旅人。

4

那时，蔡其矫的父亲蔡钟泗和叔父蔡钟长已在印尼奋斗了22年，从摆小摊到开咖啡店到开酒吧开酒店到开连锁店，逐步完成了做为在异国的立足生存到原始资本积累到事业发展的过程，在蔡其矫将要离开印尼之前，蔡钟泗与蔡钟长已经拥有自己的公司，印尼泗长公司，这家真正的兄弟公司，不仅经营着已有的酒店已有的连锁店，并且发展到乡下收购盐、糖、咖啡、椰子和橡胶等原料。泗长兄弟公司发展事业的基点在印尼爪哇岛的泗水市，到了30年代的后期，泗长公司几乎控制了泗水的所有资源，成为该地区的首富和华侨首领，也正因为如此，蔡钟泗与蔡钟长也就成了日后印尼独立之后被攻击的重要目标。但当时，1938年却是泗长公司的鼎盛时期。蔡其矫，作为蔡钟泗的大公子，他完全可以在这热带的万岛之国，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阳光、海浪、沙滩、丛林、草地与鲜花，享受绿树丛中的洋房以及洋房旁的



小汽车，起码不必像父辈那样从事原始积累的劳作。但是，南洋生活中的一切，引不起蔡其矫的兴趣，生意与蔡其矫更是隔膜，这种不合常规的思路，甚至是伴随了蔡其矫的一生。1997年，已年近80的蔡其矫返身自顾，仍然理不清自己的思路，蔡其矫说：“不知怎的，我一直对金钱不是很感兴趣，我注重精神生活，我对生意场上的事情一窍不通，但我对父亲给的钱花起来从不心痛，30年代我在上海暨南附中读书，有时一个月可以花掉300块银元；并且，南洋的异国情调对我没有吸引力，我无法投进那种生活，我对祖国的人物山川，却是情有独钟。”

蔡其矫欲离开印尼的理由是：回祖国，读大学！当然他不能说是去延安。父亲只得依了他，得到应许，蔡其矫当即出示偷偷做好的护照，对父亲说，明天就走。但是，本来打算一道路上路的堂弟蔡其禄，却被他的父亲扣住，这让蔡其矫心中很不愉快，本有相伴的行程，只得一人上路。独自上船的蔡其矫先期到达新加坡，很快就找到了他在上海暨南附中读书时结识的刘文光先生。他们曾都是“救国会同志”，异国他乡的相逢，显得格外的兴奋，问及蔡其矫此行的目的地，蔡其矫说出了那个在当时令人神往的名字——延安。此时的刘文光正在胡文虎开办的“星期义务学校”任教，惜不能同行，但他告诉蔡其矫，可以为他买到一本关于延安的书，这就是斯诺的《红星照耀的中国》。该书刚刚在西方出版，尚未有中译文，后在上海翻译出版的中译本为掩人耳目才改名为《西行漫记》。得到英文版《西行漫记》的蔡其矫，如获至宝，从新加坡再次独自登船，便不觉得孤独与寂寞了。船在马六甲的海面，船在穿过安达曼海时，蔡其矫除了上到甲板看看飞鱼，看看追逐的海鸥，看看日出与日落，看



看云去又云往，便是沉醉于船舱如饥似渴地读那本新奇的书，完全被斯诺带到了个陌生而又神往的世界，而眼前的情景又让他生出了更加浪漫更加新奇的想象，在船上，蔡其矫尽情体验着那种从来没有过的自由与愉悦。

从新加坡起航，本来可以直接经香港进入祖国内陆，但蔡其矫的船却是航向缅甸的仰光。尽管后来的蔡其矫以游玩山水名冠天下，但此时绝无游玩的心情，瑰丽的缅寺与热带的风情与他擦肩而过，在此他先要了却一个心愿，为他的第一个情人而欠下的心愿：一年前，当他在上海亲手埋葬了服毒而亡的缅甸姑娘傅冠玉之后，在那座新坟前，蔡其矫许下了替她前去缅甸看望寡母的心愿，尽管这位华侨母亲总是以女儿为赚钱的摇钱树，但那毕竟还是她的母亲。在仰光，蔡其矫见到了已逝情人傅冠玉的母亲，向她表达了自己的悔恨与歉意，留下了一些钱，并且答应以后由他来赡养她。傅冠玉的母亲没有想到女儿至死相爱的男友，竟是如此有情有义之人，很是感动，那时，她已和另一位华侨医生共同生活，便没有接受蔡其矫的许诺，但蔡其矫在日后的岁月中，还是尽可能地兑现自己的诺言，建国以后，曾多次为那位孤独的华侨老人寄钱。

蔡其矫在缅甸另一件事情是，寻找他在泉州培元中学与上海暨南附中的同学王孙静，动员他一同前往延安。此时的王孙静不在仰光而在缅甸中部的曼德勒郊区小镇，蔡其矫坐了火车找到王孙静，那一刻，站在杂货铺的王孙静几乎是惊呆了，等蔡其矫说明来意，两人便躲进屋里细说。三月的缅甸却已酷热，恰又正逢春旱，蔡其矫在此住了一个星期，连皮箱都被热浪烤卷起来，王孙静的主意也已打定，决定同行，但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便将简单的行装放入一个小皮



箱，再将小皮箱装入蔡其矫的大皮箱里，两人就是这样悄悄地溜走了。

缅甸中的曼德勒离祖国内陆已近在咫尺，但他们没有直接从云南入境，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陆路不甚安全，二是王孙静在决定与蔡其矫同行之时，给他在吉隆坡的女友陈丽莉发去一信，邀她到新加坡会合，所以，只得又从海上折道返回新加坡。当他们在新加坡相见时，却又不是3人而是4人，陈丽莉还带上了女伴陈日梅。两男两女，结伴而行，又是前往神圣之地，一路很是兴奋，在前往香港的船上，又是唱歌，又是跳舞，一路尽欢，一路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战火、硝烟、热血、号角、满天的早霞、晨曦中的延安宝塔，一切都如梦如幻，那么地令人向往，又是那么地激动人心。

在香港，蔡其矫与另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刘振东不期而遇，茫茫人海，有此相逢，实在只能用缘分二字来解释。以前的刘振东，在蔡其矫心目中，一直是个神秘的人物，领袖式的人物。据说其父是泰国深山中的老猎人，在国内上学的费用全由友人负担，而他又总是不安分，在厦门集美中学念书，带头闹起了学潮，被学校开除，开除后又去报考上海暨南大学，蔡其矫在此与之相识。在暨南念书的刘振东又是学潮与救亡运动的头目，曾将当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告上了法庭，又被学校开除。上海不行，刘又去了北平，没有想到，他们现在竟在香港相遇。刘振东听说蔡其矫他们要上延安，二话不说，带上他的女友圣罗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自然又成了一行6人的头面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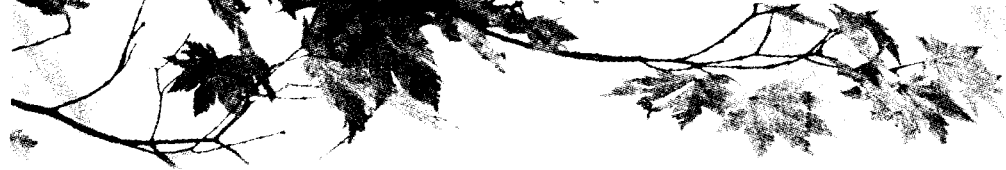
蔡其矫还拜访了在香港的亲戚与好友。听说这位公子哥儿要上前线，没有一人相信，他们认为，眼前这个身着丝绸



大褂的年轻人，怎么能吃得了那种苦？蔡其矫也不解释，和一路纠集在一起的朋友，果敢地又上路了。出香港，过南粤大地，开始进入中原，抵达武汉，在汉口的一家小旅馆落下。那时的汉口又脏又乱，四月暮春与初夏的季节，蚊蝇丛生，夜间的屋里，已是蚊子的天下，且6人又只租住一个房间。三个女的睡在床上，床上还好，有蚊帐，三个男的睡地板，就在蚊子的包围之中。只得用衬衣把头包了个严实，只露出两个鼻孔出气，但第二天一早起来，无论是睡在蚊帐里的还是睡在地板上的，6个人都被蚊子咬出满身满脸的红斑点。蔡其矫就提议，必须立马北上，可此时人多心杂，已非一人做得了主，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陈丽莉一定要在此等候她的弟弟，而她的弟弟又是女伴陈日梅的男友，岂有不等之理？而多出了一个陈日梅的男友，蔡其矫便会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最初的发起人，却成了多余的人，这有点接受不了，蔡其矫打听到他的另一个暨南附中的同学萧枫时在南昌，于是，便独自一人乘车去了南昌。刘振东是个血气方刚之人，也在汉口呆不下去，便携了女友圣罗拔，持了在广州开的介绍信，先行前往陕北公学。

一路人马就这样分开了。

蔡其矫一路坐船，搭火车，都没有买票，一个人在船上在火车上，与查票员捉迷藏，这倒给他孤独的旅行带来了某些乐趣。到了南昌，找到萧枫，两个在暨南闹学潮时的患难之交，一拍即合，他们到南昌八路军办事处找了熟人，得到了由福建老乡张鼎丞开具的前往抗日军政大学的介绍信。又回汉口，王孙静与二陈还未等到来人，这时的王孙静也等不下去了，留下二位女士，自己与蔡其矫、萧枫结伴而行。



萧枫和我一到汉口，在旧货店买了法国安南（越南）兵的三角形背囊，一个人一个。这时，王孙静只好跟我们走了，把两个女的丢下（不久她们也到了延安），三个人又是坐没票的火车，不是睡在行李架上，就是睡在坐椅下面。到西安，找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着乘坐载货的汽车到洛川。然后，步行三天，经鹿县、甘泉，第二天洗脚的时候，发现腿肿得老粗。第三天就一步一咬牙，身上的背囊由萧枫和王孙静轮流背着，我手拿树枝当拐棍，艰难前进。直到二十里铺，看到延安就在前面，这才兴奋，忘记痛苦。记得我们是在五月到达延安。途中，我们吃的是一种当地叫锅盔的大饼和水，那锅盔有半寸多厚，又硬又香。晚上就宿鸡毛店。也不知怎样，竟能走过那些不见公路，也不见大道的高原、田野。有时走平地，又常越过无路的荒野山坡，有时走深沟，过溪涧。路是陌生的路，只好逢人便问，也无人干涉（如果再过一两个月，国民党就沿途阻挠了）。我们三个人，他们两个都是运动健将，只有我满脸稚气，在香港谁都不相信我会到延安的。

（转引自曾阅《诗人蔡其矫》，

作家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对于这一切，蔡其矫后来用“含辛茹苦去接近诗”来作注解，但其实，当时，关于诗的理想，可能还没有这么明确，甚至也不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抗日，蔡其矫的真实意图，据他在晚年的坦陈，到延安，真实的想法，是为了去追求一种自由，生活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所以，当腿都走肿了的蔡其矫，一身褴褛的蔡其矫，望见那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宝塔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在大道黄土尘中雀跃，在5